



执行摘要

2018 年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来说是重要的一年。2017 年的贸易保护主义言论已演变为引发双边和行业贸易战的具体政策行动。美国持续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任命新的法官，使得世贸组织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有效解决越加严重的紧张局势和往日积累的贸易纠纷。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开始提出改革建议，以解决日益增长的对多边贸易体系和世贸组织前景的担忧。尽管各成员国有意处理这些问题，但达成共识需要漫长的过程，而在此期间贸易紧张局势几乎不可能减弱只可能进一步升级。

在此背景下，今年的亚太贸易投资报告紧密分析自 2017 年以来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趋势，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该报告着重于相关的政策发展，并对日益紧张的贸易局势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前瞻性分析。报告的重点简述如下：

由于 2017 年出口和进口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亚太地区占全球商品贸易的份额进一步增加至 38.5%

该地区占全球商品出口的 39.8% 和全球商品进口的 36.5%，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这是因为该地区的贸易增长再次超过全球贸易增长，2017 年出口和进口分别实现 11.5% 和 15% 的两位数增长。这种动态的贸易增长导致亚太地区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进一步扩大，打破了 2017 年之前的 5 年贸易萎缩期。然而，这种动态增长是否可以持续到 2018 年以后，并不是乐观。

尽管贸易量增长将放缓，但价格上涨有助于 2018 年的贸易额增长率保持在 10% 以上

2018 年下半年贸易增长大幅减速，这可能归因于生产成本和燃油价格上涨以及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不断恶化的贸易局势破坏了贸易和投资的环境，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因此，2018 年的商品贸易额，主要将由货物价格上涨而非贸易量上涨来推动，虽然预计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将比 2017 年的增长放缓。预计 2018 年区域出口额将增长 10%，进口额可能增长 12%。从贸易量来看，本年度的出口和进口增长预计分别仅为 3.8% 和 5.5% 左右。

除非紧张的贸易局势有所缓和，否则 2019 年贸易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至 2-3%

如果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加剧，预计 2019 年亚太地区的贸易表现将会恶化。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预计，2019 年亚太地区出口量可能放缓至 2.3%，进口增长可能降至 3.5%。中国的实际出口增长在 2019 年可能停滞。预计其他通过国际制造业供应链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经济体的出口增长也将在 2019 年进一步疲软。不断上升的经济不确定性也可能推阻碍国直接投资和其他资本投资，而这些投资是目前全球需求复苏的重要驱动力。

自 2017 年以来，商业服务贸易复苏强劲

2017 年商业服务贸易持续恢复，出口和进口额分别增长 7.9% 和 6.3%。2017 年所有服务业的出口增长均超过其长期趋势。建筑服务业和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服务业在 2017 年的出口表现最为突出。建筑服务贸易表现突出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展，包括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项目。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服务迅速扩张，反映出数字和创新经济的发展。

服务业出口增长由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少数经济体的推动

在商业服务进出口方面，亚太地区的表现优于世界其他地区。亚太地区商业服务出口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22% 增加到 2017 年的 28%，而该地区进口占世界进口份额比例从 28% 增长到 32%。服务贸易的强劲表现归功于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发展。这两个经济体，加上日本和新加坡，占该地区服务贸易的一半以上。事实上，该地区的 10 个经济体贡献了超过 80% 的服务贸易。

2019 年服务出口增长可能放缓至 4%-5%，而进口增长将从 2018 年略微反弹至 6% 以上

由于全球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 2018 年下半年放缓，亚太经社会估计 2018 年商业服务出口增长率将在 5%-6%，服务进口增长将疲软至 4% 左右。2019 年，出口增长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 4%-5%。但是，服务进口增长可能在 2019 年略微反弹至 6% 以上，这主要是因为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区域内服务业的支持。

2018 年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输入将下降 4%，这种下降趋势可能会持续到 2019 年

自 2017 年以来，全球和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输入量均呈下降趋势。2017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输入量下降了 23%，输入亚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仅下降了 2%。尤其是绿地投资输入，在该地区显著下降了 40%，却在全球范围内只下降了 13%，2018 年，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输入将进一步下降 4%，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到 2019 年。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亚太地区，以中国和东盟为首，仍然是最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输出来源

2017 年该地区吸引了全球 39% 的外国直接投资输入。中国和香港占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输入量的 43%。对于绿地投资，东盟和中国共同吸引了超过 50% 的资金流入。该地区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输出的 36%。2017 年，区域内绿地投资占该地区绿地外国直接投资输出的近一半。日本，中国和香港是该地区最大的三个投资者。与东亚和东北亚及东南亚相比，输入亚太其它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则受到地理，商业环境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等不利因素的限制。

政策和结构因素导致投资减弱

政策变化是外国直接投资减少的主要因素。美国税制改革导致的资本汇回是外国直接投资减弱的因素之一。作为该地区主要投资者的中国也对外向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更严格的政策，以维持外汇储备水平和人民币汇率。与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相关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投

投资者的风险。结构性因素方面，一个重要趋势是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从区域外部转向区域内。区域内投资放缓，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是导致 2017 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的因素之一。增长最快的行业大都是数字经济相关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则需要较少的实物资产，比如电子商务。

2019 年美中贸易战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今年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在 2018 年上半年，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启动了一系列贸易救济程序，单方面提高目标产品的关税，特别是钢铁 (25%) 和铝制品 (10%) 的关税。最近，借由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还对大量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 (10%)。中国与加拿大，印度，欧盟，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体一起，向 WTO 起诉美国并对美国实施了贸易报复，对来自美国的部分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美国威胁将所有中国进口列入到增加关税的清单中，这将促使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冲突在 2019 年不断升级。不过，在 12 月二十国峰会时，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总统达成的 90 天的‘停战’协议，提供了缓和局势的契机。

保护主义不仅限于双边或行业贸易冲突，其范围正在逐渐扩大

很明显，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正在全面深化和蔓延。2017 年至 2018 年的政策变化表明贸易限制正在逐步升级，这体现在加大对货物的限制，增加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以及采取更保守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在全球方面，新的贸易壁垒已达到了创纪录的数量 (88 个每月)，并且大大超过了同期实施的新的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数量 (32 个每月)。同样，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该区域各经济体采取的新的贸易壁垒数量 (每月 33 个) 是自由化措施数量的两倍多。一些亚太经济体显著提高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这将可能阻碍他们参与工业 4.0。

亚太经济体不仅是贸易壁垒的目标，也是贸易壁垒的积极制造者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是一些贸易摩擦涉及的产品和行业的主要出口国，因此也是贸易壁垒的主要目标和制造者。超过 30% 新实施的贸易歧视性措施影响到亚太经济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由该地区的经济体提出的。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占了亚太地区新歧视性措施的 70% 以上。虽然，2018 年该区域内有害措施的占比有所减少，但这只是因为该区域以外的保护主义增长更为迅速。

关税只是一系列保护主义的一小部分

在全球为双边关税增加而忧虑的背景下，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比关税更为常见。向生产者和出口者提供的补贴占 2018 年实施的贸易壁垒总数的 40% 以上。相比之下，进口关税仅占新实施措施的 17%，贸易应急措施约占 15%。非关税措施也迅速增长。特别是自 2013 年以来，每年全球实施约 2400 项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和动植物防疫检疫措施 (SPS)。虽然 SPS 和 TBT 措施通常具有合法的非贸易 (公共) 政策目标，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些措施有时被用作保护主义工具。亚太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与全球趋势一致。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一体化加速

自 2017 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签署了 17 项新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CPTPP）。CPTPP 是一个涉及 11 个经济体的大型区域协议，其中 7 个经济体来自亚太地区。此外，一个囊括 16 个区域经济体的大型区域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也在加速，预计将在 2019 年签署。不同经济体之间达成协议并不容易，但紧张的贸易局势，以及多边贸易体系未来的不确定性，给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在加快谈判和实施贸易协定方面表现积极。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该地区以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以在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区域贸易体系内实现贸易伙伴多样化以加强经济复原力。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欧盟 - 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该协议已成为全球最大最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覆盖约 30% 的全球 GDP 和 40% 的世界贸易量。

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可能会使全球 GDP 减少 2000 亿美元以上

亚太经社会根据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拟估计，当前的贸易战将对全球和该区域产生不利影响。美中紧张局势的加剧将扰乱现有供应链并削弱投资者信心，这将导致全球和区域，特别是短期内，贸易流量放缓。虽然在所有的模拟情形下，中国和美国必然经历经济损失，亚太经济体也将直接受到中国对中间产品和商品需求大幅减少的影响。如果 2018 年威胁实施的关税在 2019 年实现，亚太经社会估计全球 GDP 可能下降超过 2,150 亿美元。在亚太地区，中国受贸易战的不利影响将导致亚太地区 GDP 下降约 600 亿美元。如果贸易战持续下去，投资者的市场信心将显著下降，不利影响造成的全球损失甚至可能接近 4000 亿美元。

贸易摩擦重塑全球价值链，在贸易的输赢中，东南亚可能中期受益

从中期来看，贸易摩擦尤其是双边贸易摩擦可能会严重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配置。美国和中国的进口商开始寻找其他供应商，这为那些能够利用其竞争优势吸引贸易和投资重新定向的经济体开辟了新机遇。虽然生产的重新安置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并且可能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所有经济体带来短期的不利影响，但亚太经社会估计东盟经济体，特别是越南，将可能成为贸易摩擦最大的潜在受益者。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农业和工业品出口实施报复性关税措施，这可能给一些以商品制造为主的经济体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然而，贸易摩擦引发的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定向和贸易流动是不稳定的，也不能达到最优的效果。由于生产被转移到次佳位置，跨国公司重新安置的决策可能带来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政策明朗之前，紧张的贸易局势也可能延缓投资者的相关决策。

亚太地区可能通过深化区域一体化来应对贸易局势恶化和全球政策的不确定性

深化市场一体化是减少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不利后果的有效战略。亚太经社会预计，对于整个亚太地区而言，区域一体化可以抵消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不良影响。大型的区域贸易协定（RCEP，CPTPP 和欧盟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推动该区域出口增加 1.3% 至 2.9%（取决于全球贸易局势的紧张程度）。即使是在最严重的贸易战情况下，区域一体化依旧可以帮助增加 350 万的就业岗位，尽管全球的就业率会持续下降。在全球贸易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未参与区域贸易一体化进程的亚洲和太平洋经济体将遭受损失。这些结果表明，区域合作已成为亚洲及太平洋增加经济复原力和减轻外贸政策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

贸易紧张局势和区域一体化导致国内及跨境资源重新分配，其他相关的补充性政策凸显必要性

一般均衡模型模拟（CGE）贸易战情景表明歧视性贸易政策可能对该地区的资源分配，效率和环境产生潜在的严重影响。贸易冲突将把生产推向更昂贵的地方，导致全球资源利用效率下降。一些生产活动也可能从中国转移到环境标准较低的经济体，导致全球碳排放量增加。重要的是，由于该地区的许多主要出口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新划分，短期来看，出口的萎缩会给许多工人带来就业困境。亚太经社会估计，如果贸易紧张局势得不到解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将至少减少 270 万个工作岗位。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率将比技术工人的失业率高出 66%。随着生产转移和资源在各个产业和经济体之间重新分配，上千万计的工人将面临失业，被迫寻找新就业机会。技术能力较低的工人或者不方便迁移的工人，通常都是女性，将面临更高的失业风险。区域一体化，简化贸易和数字化贸易，改善着商业环境，将对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该地区要继续朝着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其他补充性政策（如帮助减轻贸易摩擦和整合过程的不利影响的社保劳工和教育政策）也必须纳入政策制定者的议题，并予以高度重。